

## ◆ 文本解读

## 《陈情表》：莫为“孝”“忠”遮望眼

● 李 彬

(昆山市第一中学, 江苏 苏州 215300)

**摘 要:**《陈情表》是李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使用的障眼法。鉴于蜀汉时期蜀地本土人士与外来执政者在政治主张与实际利益上的根本对立,李密既不存在为蜀汉政权尽忠的心理基础,也反对司马氏王朝的实际行动。《陈情表》除了借孝释疑外,充满了对晋武帝的歌颂与对功名的追求。考察《陈情表》写作的历史背景以及李密入晋后的人生轨迹,方能更好地理解李密的写作动机。

**关键词:**知人论世 摒弃蜀汉 归顺西晋 借孝释疑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曾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sup>[1]</sup>此言是《陈情表》“孝情说”的滥觞。对于李密写作《陈情表》的缘由,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有这样的表述:“李密为什么不肯出仕做晋朝的官员呢?说自己的祖母年事已高,无人照顾,当然是事实,可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忠君观念,所谓‘忠臣不事二主’,也是一种气节的表现……此时蜀国刚刚亡于司马氏之手,在李密看来,这个新王朝只是篡位。再加上对已经灭亡了的蜀汉政权有着浓烈的怀旧心理,对新登基的晋武帝哪里能够立刻就产生臣服的感情?”<sup>[2]</sup>这是一种“忠心说”。李密真的是为了“孝情”、为了忠于蜀汉旧朝而作《陈情表》拒绝出仕吗?如果只读出“孝”“忠”二字,岂不有买椟还珠之憾?

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不能靠主观臆想。如果文本内容和史实高度关联,就还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知人论世,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般的尴尬境地。知人论世的“世”是有长度的,它既指作者写作某作品时的一时一事,还包括其此前的出身、立场、观点;如果再观察作者此后的一系列人生轨迹,或许还能祛除他在作品中“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遮蔽。多数论者常常关注“一时一事”的“世”,往往走入迷途。细读文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孙绍振教授指出:“比实用理性的还原更重要的是科学理性的还原。文学形象的核心是审美情感,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情就是一切,作为形象核心的底蕴的应该是带着理性深度的志,它是情感的基础。”<sup>[3]</sup>不管什么样的感知、逻辑和价值,都是离不开历史的,都不能不包含在历史的还原之中。本文即从三国时期政治、文化、军事的角度还原历史现场,既考察李密在蜀汉时的利益立场,也观照李密入晋后的人生轨迹,解析《陈情表》“孝”“忠”背后的隐情,挖掘李密写作此文背景与动机。

## 一、少仕伪朝,不矜名节——摒弃蜀汉政权是必然选择

李密为什么把自己效忠的蜀汉政权称为“伪朝”?在故国刚刚灭亡之际就叛旧投新,在奉行“忠臣不事二主”信条的封建社

会就不怕落得“贰臣”的骂名吗?要想探析内在缘由,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蜀地本土人士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或许就能厘清这位刚刚经历故国灭亡的臣子到底会不会“对已经灭亡了的蜀汉政权有着浓烈的怀旧心理”。

蜀汉建国于巴蜀,其政权以外来人士为主体,客观上给本土豪强带来了仕进机会,只要没有重大事件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暂时都可相安无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蜀汉时期蜀地本土人士与外来执政者在政治主张与实际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这集中表现在对北方政权的不同态度上,外来执政者的代表人物如诸葛亮、姜维等都坚持北伐,而本土人士则多主张保境安民、反对用兵。鉴于蜀汉立国之初强势政治人物的存在,尤其是诸葛亮在世期间,本土人士一直不敢有大的违逆;但是当这些政治元老去世后,双方力量出现彼此消长,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如张翼(犍为武阳人),曾与姜维领兵,在“维议复出军”时,他却“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sup>[4]</sup>。杨戏,“延熙二十年,随大将军姜维出军至芒水。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sup>[5]</sup>。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它们表明蜀地本土人士对北伐政策的强烈不满。何以如此呢?主要原因是当权本土人士皆为蜀地豪族的代表,他们不想以蜀地有限的资源、人力与强大的北方政权进行长期的消耗战。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蜀地本土人士在司马氏大举用兵之时,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蜀汉景耀六年冬,魏国大将军邓艾率兵长驱入蜀。此时,蜀地士人代表且一直反对北伐的谯周力主献降,史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sup>[6]</sup>。谯周以“全国之功”,被时任魏相国的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

由此可见,蜀地本土人士本来就与蜀汉政权离心离德,所以在灭国时投靠新主人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蜀汉政息人亡,力主投降的本土人士怎么会有“浓烈的怀旧心理”?这样看来,李密作为谯周的高徒、蜀地本土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司马氏开出的政治支票面前,称蜀汉政权为“伪朝”理应就在情理之中。一篇《陈情表》,区区四百余字,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表中“臣”字用得最多。除去“前太守臣逵”“后刺史臣荣”两个,李密自称了

27次“臣”，几乎一口一个“臣”，崇敬之极，肉麻之至。读《陈情表》，我们明白李密在表中这样口口称“臣”，实质就是俯首臣服，愿为犬马。当然，这样的“忠”和《出师表》中诸葛亮表现出来的“忠”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奶就是娘的“忠”，是利益选择后的“忠”。《出师表》中，诸葛亮“追先帝之殊遇”，“感激”先帝“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全文六百余字，“臣”字不过出现16次。“报先帝”“忠陛下”的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时时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大业，表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历史上从没有人怀疑过诸葛亮的这份忠诚之心，因为大家理解他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是发自内心的，合情合理的。按照常理，魏征经过颇多过节才加入唐太宗阵营，更需以卑微之态来歌功颂德、表达心迹。可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全文五百余字，只是开头一处因奏疏固定格式的需要用了一个“臣”字，虽是臣子上奏，却毫无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态。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陈情表》这样表示忠诚，虽然感天动地，但是总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晋武帝何德何能值得李密如此五体投地地献忠？一个使故国灭亡的刽子手值得前朝旧臣李密甘愿为之“死当结草”去报恩？李密岂是一般“怀旧”之人！既不是为蜀汉守节，也不是拒官新朝，那为什么不立即出仕呢？李密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做官时机尚未成熟，借口却是祖母“供养无主”，这是李密在官场上耍滑头的地方。

## 二、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归顺西晋政权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

曹魏景元四年，曹魏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用兵蜀汉。面对司马氏强大的军事压力，蜀汉后主刘禅“智力孤危”，再加上谯周等人的极力劝降，不得已做了魏国“安乐公”。灭蜀后，为了进一步分化蜀国执政集团，彻底摧毁蜀汉政权根基，尽快稳定蜀汉地区统治秩序，司马氏采取了两种不同手段。一是对蜀汉外来人士尤其是掌握军政实权的人士强制北迁，既最大限度地免除地方动荡的后患，又借此平复蜀地本土人士长期以来所受外来人士排斥的怨气。二是鉴于蜀地本土人士在蜀汉灭亡之际积极投降的态度，司马氏认为他们是一支可以合作利用的力量，所以灭蜀之后就在蜀地实行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令蜀汉旧臣“使蜀慰劳”<sup>[7]</sup>，“（泰始）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sup>[8]</sup>。晋廷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缓和与蜀地的矛盾，并进一步削弱蜀地势力，这些做法客观上给蜀地本土人士增加了更多的仕进机会。从史料上看，政策初始，蜀地本土人士是充满期待的。

首先被征辟的便是巴蜀硕儒谯周，他是蜀汉政权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谯周的入仕对李密来说，扫除了他侍奉晋朝即是对蜀汉不忠的精神障碍）。此外，先入晋为官的罗宪等人也对蜀地本土人士进行了举荐，积极投入新政权的怀抱。“四年三月，从帝宴于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琊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于世。”<sup>[9]</sup>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晋武帝希望蜀地名士李密（李密的

祖父李光曾任东汉朱提太守，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这从李密的老师谯周的身上就可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凭着李密祖父的名声，祖母孤孙怎能轻易获得这样师从名门的机会呢？）能出来做官，安抚民心。后人说李密一直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疑问：李密这个“忠”，是忠于蜀汉旧朝呢，还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忠于新朝呢？且看《陈情表》中的一番表白：“奉圣朝”，臣仆颂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之情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在对君主说话，心情不能不为之乐。接着，李密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荐他为“孝廉”，这是褒奖德行；二是刺史荐拔他为“秀才”，这是赞扬才能。“辞不赴命”乍一看并非“沐浴清化”，但其实是最大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德和才干，而且体谅了他的惨苦处境，有情有恩，厚爱有加，因为只有以德施政的清明盛世才会允许臣子“辞命”。“沐浴清化”的重要的依据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又授予辅佐太子的要职。面对最高统治者的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激动不已，不能不“具以表闻”：不仅陈情，更是感谢皇恩浩荡、政治“清化”。如此入情入理，晋武帝早已乐不可支了。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写出《陈情表》两年后，祖母过世，李密立即撕下遮羞布，抓住晋武帝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冠冕堂皇地出任洗马，完成了一个亡国旧臣向新朝权臣的华丽转身。不久，“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sup>[10]</sup>。时至今日，《赐饯东堂诏令赋诗》仅存上述残句，但我们依然可从这只言片语中窥见李密对自己仕途的不满和对西晋王朝门阀制度的失望。由《陈情表》的急切渴望，到《赐饯东堂诏令赋诗》的心灰意冷，李密入晋后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作品中表露无遗，他的遭遇是蜀汉本土人士由“棋子”沦为“弃子”命运的缩影。由此可知，李密热衷功名仕途，渴望步步高升，希图为晋武帝尽更大忠心，只是因为出身“亡国贱俘”且“棋子”作用已无而不能得逞而已，乃至心生怨恨，最终被“圣朝”抛弃。

## 三、圣朝以孝治天下——投合司马氏统治理念以图获得认可

《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此看来，不管李密在祖母90岁高龄时尚为蜀汉做官（这是事实），还是在祖母96岁时（假如）答应出来为司马氏服务，都不违孝道，也算是前后行为一致。现在他却以尽孝为名“辞不赴命”，托词而已。他内心不是反对和司马氏的合作，只是想暂时避开士人“名节”的矛盾，于是造成了人们以为他不愿和司马氏合作的误解。

李密不想马上出来做官，但晋武帝方面催逼得很紧，一则因为晋武帝并不了解李密的心理，二则是政治形势紧迫。于是，“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

火”。为了表白心迹,达到暂避风头,不想让人看出来立即更换门庭投靠新主人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归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来一个温柔的绑架,毕竟将来要在新主人那里混饭吃。所以,李密就实话实说:“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是说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氏,是为了“孝”,则是半真半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为孝子则不得为忠臣,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李密很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把祖母刘氏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新主人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有了接受的可能。

司马氏家族夺权篡位,诛杀曹氏宗亲,早已不忠不仁不义,既无暇“德化人心”,也不能“敦睦九族”,只为遮人耳目而大谈孝道。至于司马氏为什么尊崇孝道,这也是很有政治思考的。完成于春秋末期的《孝经》,在继承孔子、曾子孝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把孝提升为政治化的孝伦理。孝放大而为忠,忠是孝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孔安国传》中写道:“能孝于亲,则必能忠于君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sup>[1]</sup>将对自已亲人的爱发展为对君主的爱,这样产生的“孝悌”理念超脱了亲情,不再仅仅局限于血缘。所谓国家,是由“家”组成的“国”;所谓的“忠”,也就是由“孝”发展出来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移于君。由此可知,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这是统治者宣扬孝道的根本目的。李密的狡黠就在这里,在“移孝作忠”的文化环境中,他假戏真做,投晋武帝所好,鼓吹孝心,表面上是以尽孝道推辞做官,实质是待价而沽,沆瀣一气。李密写《陈情表》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非常之际,曹氏的天下变成了司马氏的天下,蜀魏两国旧臣中的不少人,为了保全名节而不愿同司马氏合作,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阮籍“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sup>[2]</sup>,以此表达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则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最终在李密写《陈情表》的四年前,被司马氏所害。虽然我们不可以“忠臣不事二主”来苛求所有历史人物,但不得不承认李密与他们不同:他不是个重视名节的人,不会为灭亡的蜀汉政权“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至此,李密彻底打消了晋武帝的猜疑,扫清名利兼得的障碍。从问题的根本来看,李密与晋武帝利益上更没有冲突的地方,又何曾有什么违和感?

《陈情表》写于司马昭灭蜀四年后,当时蜀汉虽降,人心却未归服,东吴尚盘踞一隅,司马氏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稳定环境。如果李密入朝为官,不但能安抚蜀地人心,还能收买曹魏士人,示范江东吴国。现在李密故作糊涂,晋武帝也在反复思量:既然李密已经拥护新朝,宣传并实践孝道,我何不借坡下驴,假戏真做?本来,太子洗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职务,更不是非李密不可。晋武帝真正想知道的,是李密对自己、对晋朝的态度。表面上看,李密用一个“孝”字让晋武帝放弃了想法,其实,《陈情表》对晋武帝而言却有更大的利用价值:一是晋武帝数番征召表现出君王的求贤若渴;二是准许李密的请求显示了君王的体

察民情;三是借机树立李密这一典范,用以表明自己以孝治国的恩德;四是“清化”的“圣朝”已经得到降臣的衷心拥护,四夷臣服。这些“广告”效应加上当事人已经臣服的事实,让晋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并“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与其说《陈情表》感动了晋武帝,李密暂时不仕,毋宁说晋武帝既收服了李密,又高调做了一次大宣传,收拢了人心。《陈情表》是李密以退为进,献给新主人的一份大礼。

仔细研读文章,“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这句话值得玩味。它告诉我们,李密在此之前曾呈过一封表奏,我们姑且称之为“前陈情表”,可以说“前陈情表”是失败的。我们不知道“前陈情表”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密没有说服晋武帝,甚至招来“诏书切峻”的严重后果。那么“前陈情表”和《陈情表》内容有何异同呢?为何后者打动了晋武帝呢?按照常理,李密一定不会在“前陈情表”中不详叙述奉养祖母的缘故,但是这份孝心并没有打消晋武帝对他这个蜀汉旧臣的严重疑虑。因此李密在《陈情表》中必须强烈表明的不仅是孝心,更应该是对“圣朝”的忠诚,晋武帝需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原来如此!

一场政治交易终于完成,双方各取所需。李密既不存在对蜀汉政权“怀旧”的心理基础,也无反对司马氏王朝的实际行动,《陈情表》在看似陈情、表面拒官的背后,是对司马氏政权的拥护与赞美。《陈情表》假托“孝心”,实无“忠心”。也许晋武帝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李密对他的无限忠诚,后人却把自己当作李密“孝心”“忠心”(忠于蜀汉)的知音,不亦惑乎?<sup>[3]</sup>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苏教版高中语文经典作品细读教学的行动研究”(批准号:B-a/2016/02/51)暨江苏省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学语文经典文本阅读教学的行动研究”(批准号:16A18J2SZ146)阶段性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赵与时.宾退录[M].齐治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6.
- [2]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67.
- [3]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9.
- [4][5][6]陈寿.三国志·蜀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796、798、763.
- [7][9]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73:1009、153.
- [8][10]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603、854.
- [11]张晓松.“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J].孔子研究,2006(6).
- [12]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0、1518.